

T1681/2402(3)

勸善書

七八

SEP 9 1955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歡喜心。無有一人。

○若人於劇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歸命。即得安隱。○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禮佛者。敬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

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切中。合掌在我前。以無數偈讚。由是讚佛故。得無量福德。○抄寫經法。施人讀誦者。所生之處。口辯多才。所學之法。一聞領悟。諸佛菩薩。常加擁護。○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其福最勝。無量無邊。

真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

延生注福。○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恒望聖世。○若復有人。紙墨

縑素。抄寫裝治。流通讀誦。當知其人名書金格。○抄寫經文。令人

明傳聞妙蹟。○經者一人垂教。叙錄流通。

為供養勸

嘉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出經

華嚴

因經悟道。因悟成真。壽福無量。○執符把錄。保命生良。

感應

昔波琉璃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法。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槌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行住坐卧。恒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過一木槌子。如是漸次度木槌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諂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即也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槌。以為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習行。今在普香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况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衆喜奉行。

昔日有五百估客。入海採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師問樓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實是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趣。入其口。我曹了矣。各各求諸天神。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復求所事。都無感應。中有五戒優婆塞。語衆人言。佛能救厄。當共同聲稱南無佛。此魚先世是佛破戒弟子。聞稱佛聲。得宿命智。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脫。以念佛故。俱免死厄。

唐錢塘梅先恒。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持七齋。隣里呼為居士。天寶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復有何業。先答曰。唯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虛耳。令檢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復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會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王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為屬戶。直曰。直為里正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乞追子問。王令出帖。追直子。須更有使者至。命送直還。遂活。談其事。時其子甚無恙。衆人皆

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宋新淦上坊朱五郎。素習白蓮社。咸淳年間。嘗夜夢數卒。驅之出門。有二僧。衣褐衣青。一俗人。衣白。同到隣人王紙馬鋪。見其家供佛。有位牌寫南無阿彌陀佛。遂失聲誦之。卒大怒。以杖逐出。仆地而覺。次早詣王宅。見一燈供佛。與夢中所見一同。乃知是夜得青褐白灰。狗各一。獨一灰狗死。蓋朱五郎衣灰道服也。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靴。脚踏蓮花步步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宋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至中外皆學諭以擘窠圖印。

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區。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圖。與皆學諭。是勸道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宋王闐。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跏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宋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託隣人書偈云。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異香滿室。即坐而化。

宋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脰令直。經半日欲歛。忽舉手出衣被。矍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脰。以肘節捶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毗。華化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以之西去。

宋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無拜而去。已而訃至。

隋宋滿。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一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繽紛。弥空而下。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唐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火光遍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唐鄭牧。鄉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頲。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唐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跣趺面西而化。

唐李知遙。長安人。率眾為五會念佛。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

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牀坐化。天香郁然。

宋孫良。家錢塘。隱居闕大箴。尤得華嚴之旨。常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唐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宋胡嵩。家雲川。平時多念佛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嵩乃往。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夜。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身律師。指示西歸。講訖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宋雲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誦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花。汝却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眾念佛為助。即坐而化。

宋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花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有誦經聲。

宋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隣庵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宋醴泉孟氏女精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親隣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衆人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旛華排空忽然遷化。

宋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日命終。

宋念佛道者陳氏贖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室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以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宋會稽胡氏淨安禮念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宋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決生淨土請照亨律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而去。

宋錢塘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坐其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為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宋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晝夜念誦勤虔不懈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

執手而化。

宋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今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遂尔坐化。

宋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庵。見人唯勸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遂有異香滿室。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

宋汾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遂逝。

宋沈氏妙智。四明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貧。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紫累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唐長安京屠。因善導和尚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與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教。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唐長安張鍾馗。殺鷄為業。臨終見緋衣人驅群鷄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鷄散去。即端坐而化。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坷。遂精持內教。令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歿。

宋王衷。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跏趺而化。異香馥郁。眾皆讚歎。

宋張迪。居錢塘。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名鳥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宋賈純仁。雲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曰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隋汝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否。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眾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宋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見當隨行。隣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歿。

宋金奩家會稽。業網魚。曰天華寺利行人。結白蓮社。蒙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宋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自幼好念佛。號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曰遊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

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為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為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云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墻門欲出。有一人。金身長丈六許。語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吾弟子。爾往來善。為護衛。追者再拜聽命。既出墻外。有兜轎甚飾。追者使我登焉。兩人肩昇。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曰。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

一丈戴鐵幘頭。着褐布袍。具筆劄。令女為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剉確地獄。其室甚多。皆高鑄古亮不見人。遙見故妯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前追者復以轎乘見送。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卧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已先逝矣。

唐成珪。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累遭風水遺失。揚州所司謂珪盜買其木。拷掠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使楊覲往收珪等。覲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迤行。至鎮江方入船。鑱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飯食。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數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鎖忽然開解。形體條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卧。珪乃拆所釘。拔身出窓外。至覲所大呼曰。

揚覲汝如我何。覲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曰。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豎枝。珪騎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一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己至岸。便入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接近村。村民為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察為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覲既失珪。一時潰散。覲因此亦出家焉。

宋平江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外水中行。惟誦觀音聖號。頭有金釵。恐為累。擲棄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媪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乃向所棄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偶見其婿蔣世永。遂携以歸。

宋車世者。遭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然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念觀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

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曰。乃發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慈忍。

宋右奉議郎開封王梁。字才元。與其諸弟侍其母仁壽郡主。靖康丁未秋。自汴京泛舟東下。抵京口。艤舟閘內。遇辛道宗下軍叛。大掠城中。解舟欲出。而官網塞河不通。老幼七十餘口。號泣盡日。晡。群盜大呼于岸。以金誘舟人。告士族骨肉所在。才元舉家志誠。誦大聖救苦觀世音名號。及大悲神呪。求哀請救。次日賊始登舟。囊橐一空。又次日賊掠婦女。時妻女輩皆匿避船隅。舟人有告之者。賊刃刺隅中。皆不中。亦不見有人。乃反搖告者。以為誕而去。至辰時。滿船經光赫然。須臾光中見大聖菩薩。以真珠帽冠其頂。謂曰。吾來救汝一家。即隱不見。又少頃。有紅巾之士。持竹絲合一枚來。云。統制令傳語。無驚恐。發合中。皆新荔子也。午間。其渠魁郭李二人。同來相見。撫存備至。仍揭榜禁其侵掠。追取所失銀物得百五十星。乃自陳願以其餘犒軍。實避禍也。二魁既去。繼以羊米為惠。又有姓董人等來問勞饋遺不絕。九月餘。竟脫禍。盡室安全。初非親舊。不知何以得此。咸以謂

大聖陰相之力。才元乃鏤板廣其事。勸人持誦聖號。

晉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木末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恐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名號。頃之。未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木末大喜。曰。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宋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南問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曰。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見。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所求無不立驗。

宋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頽而長。著皂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

去。崇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亦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艤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掛金書牌。刻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令夙緣相值。當為汝醫。崇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攪。睚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臥如初。崇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睚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崇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為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崇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元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發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咒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鷄至前。貓自僧口出。徑入籠擒鷄。曰。驚覺病頓獲愈。

宋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不。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梁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音名號。鎖械自脫。曰。遂獲免。終身齋戒。

五代李儒俊為賊所逼。危急夜踰垣出。見賊縱橫並卧。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世音。忽得馬馳去。曰。此遂得脫。

昔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刃自斷。曰。而被放。

晉劉澄。隨費淹為廣州牧。行達宮亭湖。遭風。澄母及其兩尼。聲聲不絕。唱念觀世音。忽見兩人挾舟。遂得安穩。澄妻在別船。及他船。皆不濟。

晉裴安起從虜得脫還南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追騎在後死在須臾於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遂抱之一擲便過南岸即失狼所追騎共在北岸望之歎惋無極。

宋沙門道汪曾行梁州路次被賊所圍欲劫衣鉢道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音俄頃覺如雲霧覆道汪身群賊索之不見遂免斯難。

梁沙門法通自小出家極是羸弱日誦觀音晝夜不捨日於庭中樹下卧忽口中涎沫流液有三升許母問曰何事如此答曰向夢見有人贈三驢馱筋法通始噉一馱被孃喚覺餘二馱失之自是忽覺身雄舉起一石曰重五百斤。

魏沙門末那跋陀羅僧名華言功德賢天竺國人至此土國王欲請翻譯華嚴等

經緣未解此方言音旦夕禮懺祈請觀音日夢一人身著白衣而手持劔擎一人頭來即以劔斷跋陀頭更安新頭豁然得悟此方言音盡皆通會晉沙門跋陀隨軍船而下至梁山軍船乃敗去岸懸遠跋陀一心稱念觀音遂投身江中水流深急一童子以手牽之乃得到岸童子忽然不見。

晉沙門洪滿在俗時遇時疾雙脚攣蹙常念觀音忽有一僧執澡瓶在前立乃問曰師從何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也汝但閉目吾為醫之洪滿閉目但覺膝上如各拔六七寸釘相似既為拔去開眼乃差。

魏末那跋陀羅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海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獲濟其誠感如此。

宋釋慧簡荊州廳事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多鬼怪無能住者唯簡居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身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令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歛然還入壁中簡夢向人曰吾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為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憊四肢不隨時長樂公親自臨視驚問之子敖聊尔答云。

能作馬鞍。乃令原釋。遂得遁。後造觀音小像。貯以香函。行則頂戴。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擁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十人。共繫一獄。鎖械甚嚴。尅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被執。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念觀世音。必有感驗。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佑。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徽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徑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一林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為符堅尚書。堅末。兵革鋒起。為慕容永所獲。將加戮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

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曰。而遁去百餘步。隱小藪中。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互繞此藪。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事。訖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漁村火也。迴舟趨之。未旦而止。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

秦沙門釋道罔。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至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罔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乃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

已得九日夜。四更盡。眾僧皆眠。罔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現。一佛螺髻分明。有一長人。着平頂幘。縷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罔。罔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罔公可為受香。以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

晉徐榮者。琅邪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湫中。遊儻濤波。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稱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湫中。還得平流。沿江而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波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舵趣之。徑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眾皆愕然曰。昨夜風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知其為神光矣。

魏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主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斂百僧。並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繩索都斷。既因得脫。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閔人事。即以釋放。

魏攻涼州。城中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斂城僧三千人。至軍。釋僧朗與焉。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斂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彼為迫脅。實非本心。願勿加刑。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歸本鄉。然防守甚嚴。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倉惶無計。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舉頭祈哀。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回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閔天明。相慶感遇。便稍眠卧。良久。始聞軍眾警角。將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

將非異人。示吾路邪。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於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後不知所終。

元徑山古鼎和尚。生稟侏儒。唇褰縮。齒露齟齬。聲嘶燥。膚腠皴脂。相工相之曰。以爾之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曰。自立誓禱之於觀音大士。日持聖號無算。夜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賤相化為福相。唇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腠光膩。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况陰騭紋已現。即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自隆教遷寶陀。自寶陀陞中竺。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沈博。遊化自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所奉神廟。不復宗事。悉施與融。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着黃皮袴褶。手執金剛杵指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粉碎為塵矣。

唐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有侍者否。師曰。有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裴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宋文帝高食厨。羞御饌。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微聽之。乃群外呼觀世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鷄子。

宋嘉祐龍圖閣學士梅摯妻。失目。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曰。而雙目復明。

宗下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歲不孕。將祈求。繼嗣轉觀世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子。魏末魯郡釋法力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彌明察赴上谷乞材。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曰舉聲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一時風轉火焰尋滅。安隱還寺。

魏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賊所得。縛繫在樹。將欲殺之。唯念

觀音至死不輟。引刀屢斫。皆無傷損。劫賊怖走。道集曰而得脫。魏沙門法禪山行逢賊。賊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知是異人。怖捨逃逝。

魏沙門超達博學多聞。時魏帝禁圖讖甚急。所在搜訪。有人誣指超達。乃收捉付獄。以車輪繫頸。遂專念觀音。至夜四更時。忽然不見車輪。因得脫走。行至天明。追者繼至。曰伏草中。軍馬來踏。對面不見。曰茲得免。

昔西域有大商主。崇敬佛法。曰泛南海。遭風失路。勤念觀音。俄見一僧。杖

錫凌空而來救濟。不逾旬日。即復本國。曰茲方信佛法矣。

魏沙門僧實忽告眾曰。火急備香花課誦觀音。以救江南某寺講堂崩倒之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當講法。聽眾數百人。忽聞西北有異香氣。及聞空中音樂。闔堂人一時出堂外。同共聽空中樂聲。講堂忽然崩摧。大眾之中。不損一人。

唐武德初。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為其所掠。至豳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掠得漢人數千。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善才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不輟。次到善才。初下刀時。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都不覺。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善才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晴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旦漸下樹。循澗東行。二

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雙鞋襪。得着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
裘。衣裘。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
冬有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崖上。反顧北看。遙見賊
營數里。人畜聲聞。猶示眠臥。善才雖到南崖。猶恐賊來。望家急行。可行五
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
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善才前蹲坐。將口拄善才。見已還
閉目作念云。若實我讐。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
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
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善才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

宋韓徽者。居于枝江。其叔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
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
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
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死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
經。至數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鎖。雖然

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鑠。徽如常。諷誦
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取鎖詳視。服其感通。即免
釋之。徽自此勤誦殊至。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陸。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
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
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
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世經。經
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驚覺。起坐誦之。了無差錯。比至平明。已
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刀折三
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尺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
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
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所存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覩。歎其感
通。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

數石頭城。舟行至中江。風浪大作。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異香。芬馥不散。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行墻。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所。唯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興作。浪湧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植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婦人俱行。心懷恐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時既入夜。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岸。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為富人。元康中。徙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隣家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在下風。自計火已逼近。乃囑家人不得輦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燒訖。其隣屋與長舒隔離。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為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焚其屋。能令不

然者可也。其後天旱風起。少年輩密束炬擲屋上。三擲三滅。乃驚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答曰。我正誦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後。人咸敬異。

唐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為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扁鑰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兜率天。樂天嘗立額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倏然而化。

宋王虛中。名曰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

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哀金走
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晷。
館於廬陵。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
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
過。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之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卧自
如。今請先生卧。即舉而入棺。言罷。遂卧。乃舉入棺葬之。

昔佛告阿難。華言慶言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華言多陀阿

伽度。華言阿羅訶。應供。三藐三佛陀。華言正。編知。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

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脚。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

言。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

者。阿難。我以此偈讚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

十四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

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回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

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隋釋智通。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
凄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
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於懺堂。眾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
猶雲霧然。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
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似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澡
浴。着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燒香懸幡。窅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
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了畢。乃至裝褫。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
所在。禪師持誦。曾無倦廢。後遭胡賊。倉卒逃避。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
年賊敗。乃尋經於巖下。獲之。巾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好。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
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一竹筒。令
寫經人。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懇懃。盡
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開

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勤敬也。

唐元和初。江淮人宋衍。應明經舉。至河陰縣。自病而廢。後為鹽鐵院書手。月得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運米過三門者。且不識字。請衍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若一月而致。極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其夫曰。三門舟路頗險惡。身或傾危。利亦何益。衍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羣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岸。扶藁以出。餘數十人皆不救。衍曰。撫藁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歿不捨。既晚。抱藁疾行數里餘。有孤姥鬻茶之所。茅店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姥憫之。乃為設粥。明日就屋南曝衣。解藁欲曬。於中得一竹筒。開視乃金剛經也。即以示姥。竟不知其詳。姥曰。汝家楊氏。自汝去後。賣衣寫經。朝夕禮念。由其至誠。故經來救汝。衍悲咽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從此去。校二百里許。可兩日抵家。與米二斗。叙別而歸。二日達河陰。見妻愧

謝。楊氏驚問曰。何以知之。備述其事。因出經以示妻。問其有何記認。妻云。寫時誤羅漢字。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畫稍重。字皆糝糊。但十日來忽失此經。開看果如其說。衍感泣愧謝。每日焚香禮經。於淨室。謂其妻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人封茶及絹以惠之。人至其地。人屋並無。問其牧豎云。此水長無涯畔。豈有人家及徑路耶。始悟經神化現。越數載。相國鄭公綯為東都留守。召衍及其妻來。問其詳。仍求其經。與男武職受持。月給錢五索。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目覩其事。遂叙之。為楊氏徵驗。

唐汴州褚西倫。曰亂備羗。充軍行營。一鎮河北。經涉九年。家中莫知消息。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為夫寫金剛經數卷。淨衣蔬食。每書一字。又合掌念一聲佛。寫經裝演訖。其夜夫正在河北。入陣交戰。失利奔竄。遇夜風雨。不知所適。唯見一道大光。猶如火引。尋光信脚。備涉平川。便回至家。妻見其夫。歡喜踴躍。遂開函視經。猶濕。

隋兵部尚書李綱。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

揖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項。獄卒擎一盤來。盛兩碗銅汁。三枚鐵丸。併將一鐺置前。鐺下自然火出。其中銅汁涌沸。煮鐵亦如火色。獄卒進盤。將軍以讓綱。綱懼言飽。將軍纔吞一丸。舉身焰起。又飲銅汁。偶仰之間。兩碗俱盡。身既焦爛。良久如初。綱乃前問。答曰。地下更無他食。唯此物耳。公若不食。須臾即為猛火所焚。苦甚於此。苟欲免之。當許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亦離此。綱既復生。一如所約。酷信佛法。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則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刻板印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卒。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慈慧者。必是大修行中來。非一世薰習所致。

唐李琚成都人。大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人自稱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我多。未領汝去。明日我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皆我妻也。琚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啾唧。不覩人也。都四度來。至二十一日。辭去。琚亦拜送。却迴。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將喫粥。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流。琚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卓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纔行四五步。已見大江甚遠。又問作何善事。琚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於大聖慈寺寫大藏經五百餘卷。兼慶讚了。忽又有一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入門數里。見一大殿。巍巍殿上。有一僧長六七尺。語殿中王云。今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詔。王詰卓衫人云。於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答云。山下見就領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琚說云。緣漢州刺史亡。欲命汝作漢州刺史。琚都不諭。六七日放歸。凡過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金剛經。遂到家。使者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願得你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笑。自此頓悟。妻兒環泣。云沒已七日矣。琚後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怠。

昔浙東路有張公。為商往西蜀。回乘船忽遭風浪。溺於水中。川江風浪。危險性命。難逃。張公平日持誦金剛經。未嘗輕慢。舊年曾施經一千卷。功德不小。公忽於水中。如有神人。將身一拽。不覺回頭。身在岸傍。只聞虛空中有人云。緣汝施經。有此福報。汝當再延一紀。

元南劍路順昌縣余提幹。每日看誦金剛經。於至元癸酉間。乘船下福州。至南劍州。船覆。諸人溺水而死。獨留余提幹一人。恍惚間。如有人挾至岸傍。正省悟。問身上。懷得金剛經一本。信其靈驗如此。當時對天發願。刊施金剛經一千卷。後歸到家。遂刊成此經。未得印施。忽然身死。分付其子曰。我既往之後。千年永別。汝當為我印造此經。奉施於至元戊寅間。正欲印造。遇禽寇臨境。又妨印施。自後全家遭悶。遂得術人占云。汝家有大項功德。未圓。有金甲神人守此功德。遂將上項所刊註解金剛經印造一千卷。其男余群馬將經。逐部看過。然後奉施。後全家安寧。先亡超生佛地。晉內史孟顛。請佛馭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

宋楚雲。少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寸。作旃檀匣。藏於福嚴三生巖。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游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釧發之。有血如綫。出焉。頃。史風雷震山。烟雲入屋。相視不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

宋僧諱瑩。住江東廣嚴院。乃延慶法智尊者門弟子。稟承教律。深造淵源。故人以教主稱之。嘗以銀字書蓮經七軸。內佛菩薩字。則易以金書。筆法遒勁。殆超翰墨。玉軸琅函。見者竦敬。師竟歸寂。是院冢塔猶存。其經雖歷年所。而交收儼在。建炎中。院宇虜寇蕩盡。於瓦礫中。獨獲是經。淳熙間。有法蓮講主住持。一夜正睡熟。遽聞喧闐。如千萬人聲。驚起。乃見方丈別室遺火。火已穿屋。其經以小臺子閣於柱上。冒火捧下。略無所損。此經兩經。烈燄遠由。大乘功勳。天龍翊衛。近則法師行願堅固。所持佛言。讀是經者。火不能焚。於斯驗矣。

隋嚴恭。丹陽人也。舉家信嚮善道。嘗誦法華經。一時誦至寶塔品。輟經歎曰。寶塔之內。有二如來。分身諸佛。其數不少。我何為不能感見。慨歎良久。

至夜忽夢一胡僧自稱法脫語曰若誦此經欲見諸佛當解說書寫流通
供養斯願可諧恭曰發心造經一百部未及成辦忽得重病乃更發願增
造千部病既愈即於揚都住宅起造經堂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
隨得便營書生常十數人如法供給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
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其人得錢船過中流忽爾沉覆錢失人活恭是日
入庫見元錢俱濕頗恠自後見貸人方知沒溺一日忽有異僧年八十許
自云從龜茲國來令往羅浮山去聞君造經願請一部恭即授經僧贈金
一甌重四十兩願助造經言已而退恭再尋訪莫知所止又有侯志從都
陽來至宮亭遇風船伴沉溺唯志獨存有人引入廟見神人案劍而坐問
志還識蔣山造法華經嚴恭否我欲寄錢一萬入其功德語已便隱志次
日至當塗忽見一人自言姓許來覓侯志乃留錢一萬逼令受之而去志
思惟方知是神錢總到江寧以錢付恭恭志更彌堅造至三千部又有漁
人夜見江中火焰焰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一函即嚴恭所造後發願云
無一字不經眼無一字不用心然嚴恭造經之多至於子孫猶傳其業世

世號恭法華也隋季盜賊縱橫聞其積善皆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
唐武德九年蘇州開元寺僧契玄常持金剛般若戒行無缺發願寫經一
百卷流傳未就而亡七年後忽於空中喚諸弟子云吾是汝師初死見王
王問在生脩何福業吾以持經事答王遣吏檢簿果云名行無玷曾發心
造經百卷合生天道王問曰師且欲生天且歸人世造經畢始生上界答
以且願生天王即判云上生兜率今已七年吾先許百卷經尚未周圓汝
可為吾寫畢弟子皆從其命遂問和尚何不現身曰吾自生天身量長大
吾若出見恐汝驚疑

隋僧法泰姓呂氏初披戴為道士已十餘年忽厭彼宗迴心大覺乃往眉
州鼻山投師落髮持誦蓮經尋即通利仍親寫是經一部數有靈異曰辦
錢兩千將向益州裝潢擔至笮橋橋斷墮水僕雖得濟乃失衣籠泰大呼
曰錢物尤閑何忍其經有人漉得者當贈兩千時有一人沒水求之但得
錢物煮更更望求覓忽覩洲中有一樸子試取之乃經也草木所擎宛無
濕處遂往裝潢泊還寺供奉每聞異香凝結精進倍加夜課一部以為常

式寺有彪法師講授。午夜看讀。嫌泰誦經之煩。欲勉低聲。及往。忽見泰之門前神人無數。皆跪膝合掌。愧汗而退。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滎陽丁父憂。仍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郁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隋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苟氏。悔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遙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文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遶。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脩善。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為吉祥之地矣。

隋沙門法藏居郿州寶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路川縣建造寺宇。曾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昧中忽見金剛神手執經一卷。謂法藏

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後聲賣衣資。書寫百卷。畢世受持。脩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歲。陞堂筆寫偈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筋斗。遂端坐而化。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一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你不能縫衣。汝大褻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螻蟬。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肉中現有拆刀七枚。願慈悲為作功德救助。知姊貧迫。卒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聞。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

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托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

唐雍州僧法誠。弱齡穎異。依藍田寺出家。師事僧弘。弘亦神異之。僧誠奉師訓。誦法華經。以為白業。又行持法華三昧。嘗夢普賢勸書大教。即竭已力。書八部般若。常寫華嚴。感異色鳥舞下經案。手寫華嚴。正當露地。日事而行。未及收舉。屬洪雨滂霏。及歸。經案儼然。餘並漂溺。至貞觀中。感疾。志願上生兜率。乃曰。今有童子相迎。吾即去矣。言已。出光明。異香充室。恬然坐化。師誦蓮經。一夏五百遍。縱值人客。非經部終。中不他語。略計十年。萬有餘編。

宋僧元肇。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也。蚤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寫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唐長者李通玄。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仙奴館之齋中。三年。迂馬氏古佛堂側。閱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

途。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為擇栖止處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長者乃於龕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宋湖州有倡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之夜。其母忽夢韻來。別云。某以書經之力。今得托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子。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楊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往尋視之。女為之啞然一笑。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壁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於蟬山之時。買作醉蟬。恣意食噉。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蟬山。被羣蟹鉗其眼目。及徧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不合吐酒餘殘。飲刺盞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

應賣升合務要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及第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房奩變賣。若為奴寫得七卷。仗此般若之功。實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總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為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勅。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豈不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為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著火或研齏。口不能言。眼還覷。或槌搯。或刀刺。牽入鑊湯深可畏。翅燬毛羽括皮鱗。剖脊剝心猶吐氣。羨君喉誇好味。勸子勸妻言俊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纜終竟對至。面對閻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鑪炭鑊湯何處避。勸賢豪須戒忌。莫把衆生當容易。食他一鬻鬻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偽。戒殺兼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滿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醜。痛把衆生割割。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纔噉罷。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謬贏得

生前夭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宋僧思照。錢唐人為僧。已後徧歷教席。研究宗乘。但有所聞。便即立行。每夕四更。即起熏煉淨業。稱誦佛名。懈怠比丘。聞師之聲。不遑安寢。昔法藏比丘發四十八願。師亦仰倣。即秉鑪白曰。古佛不奪今佛之願。今佛豈違先佛之願乎。其自信也如此。嘗刺血書法華經一部。每一字一禮。至于十遍。如是乃至華嚴楞嚴等經。共禮二百七十餘卷。讀華嚴經一千部。觀音經五藏。彌陀經十藏。又化道俗結繫念淨業會。僅三十年。一日感疾。夜夢丈六金軀。自此每日輪請七僧。助成十念。至滿七日。踊身合掌。同衆厲聲稱佛。良久。屈指作印。奄然坐逝。闍維。燒。齒及數珠不壞。

宋紹興初。衡州有僧祖南。居止於本郡法輪寺。自剃度來。唯專苦行。刺指血寫法華經十餘部。金剛經一百卷。彌陀經五百卷。如是書寫。歷二十七載。始終如一。常念彌陀。期生淨土。晚年血盡形枯。無病猶能行坐。一日謁方丈。相見並無語。忽端然瞑目坐逝。詳其意。蓋欲堂頭證明後事也。火化

次眉間涌出五色舍利。顯數無算。道俗請求。如願皆得。

宋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爲樂。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白見二使者來。追驚駭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大王。怒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脩。却好殺害生命。減算絕祿。令獄卒驅入鑊湯。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放還陽間。大王勅曰。就鑊湯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疽。遍身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候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痕癢。其善惡之報如此。

宋遂州姜學生。纔年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一使者追覓。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前身脩福。注今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

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奉玉帝勅。令汝減算絕祿。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爲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大王改惡脩善。乞賜還覓。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敬。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聞此言。遂告大王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雖作詩賦文詞。却不曾毀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畢。世食素。精勤受持。大王憫其回心。改惡從善。責放還覓。大王誡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脩行善業。若再違犯。卒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覓。親識鄰里咸來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留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

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

宋慈溪縣有居士吳振。心務善道。嘗發心書寫蓮經一部。讀誦不輟。紹熙壬寅歲六月二十日失火。眾人奔救。什物流散。火後思其經。次日方得之於隣舍。視之。缺失第四卷。知已被火。過七日。男興宗屏瓦礫。次是經端。然居其下。但卷初微有所損。四眾睹見。再歎希奇。

昔温州治中張居道。滄州景城縣人。未蒞職日。因嫁女事。恣意屠宰牛羊。猪鷄鵝鴨之類太多。涉旬得病而死。唯心尚煖。經三日却活。云初見四人來。一人持棒。一人持索。一人持袋。一人着青騎馬戴帽。至門下。馬懷中拔一張文書示居道。乃是猪羊等同詞。共訟居道。其詞曰。猪等雖前身積罪。合受畜生之身。配在世間。年限未滿。遂被居道枉相屠殺。更歸畜生。再遭刀机。有騎馬者。即令從人縛居道去。直行一道。向北行至半路。使人即語居道。吾被差來時。檢你算壽元未合死。但坐你殺許多眾生。被冤家錄訟。今冤家專在閻王門底待汝。居道聞之。彌增驚怕。告使人曰。乞示一計。使人云。但能為所殺生命。設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當得免脫。居道自發誓言。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形供養。願冤家解釋。少時望見城門。使人引向東入。轉向北。見閻王廳前無數罪人。問辯各款。着枷被鎖。扭手鐐足。鞭撻狼籍。哀痛叫聲。不忍聽聞。使人即過狀。閻王曰。急喚訴者來。使人走出。諸處巡問曹府。咸悉稱無。即帖五道大神檢化形案。少時有一主者報云。世人張居道為殺生故。願造金光明經四卷。依科其所遭殺者。並合乘此功德。化生善道。王曰。居道再歸生路。當宜念善。多脩功德。於是出城。如從夢歸。後居道發心造經。戒葷止殺。時温州安固縣丞妻病。經一年。絕粒不食。獨自狂言。口中唱痛。叩頭死罪。狀有所訴。居道聞之。為其夫言。多是冤家所苦。急為造金光明經。求哀懺悔。縣丞依遵其教。請人抄寫未畢。妻便醒。悟說云。狀如夢。昏。常有鷄猪鵝鴨。一日三遍競來咬。痛不可當。後皆化為人身。來與我別。云雖是冤家。遭汝屠宰。以汝為我。敬造功德。所以令我得化為人。今既解散。不復相尋。語訖即去。病即輕差。由居道指教之力也。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平生樂善。多寫佛經。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

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吏曰。彼有寫經功德。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閔。閔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增寫金剛般若千餘部。

宋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針鋒綴舍利如粟。連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刻擘窠圖。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旦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年。為寶幢歲。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跣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彩雲向西而去。

唐相州滏陽人。都元方。少有志。好釋典。嘗寫金剛經一部。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悌。乃將一巫者。

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術法。乃作一符。攝得元方魂。至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山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至是年十二月。兄憶其言。即往吳山縣。訪石名遠家。果得一子。求視之。彷彿如其弟云。

宋任觀察。內貴中賢士。徽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徧參知識。每自歎息曰。余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生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字三拜。願來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遲。客怒云。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寫一卷救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此是

閻羅天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的赦書。客竦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後任夢翁媪謂之曰。我是汝所生父母。感汝寫經功德。已得生天。持來報汝。任獲此報。愈加精進不怠。

宋南康路燕宗周有男卧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傍。正昏暗中。病者忽耳開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半體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元建寧路浦城縣有僧名道鎮。稱曰海珠禪師。平日持誦金剛經。因造南浦橋。緣入邵武路。又在溪邊拾得金剛經一本。乃付界首葛宅刊施。曾有頌云。善士菩提心。捨刊解注經。依本便刊行。如同日月明。先葛於丁亥年間得一夢。有僧分付解註金剛經一本。令其刊施。其年忽生一男。及是果遇海珠。令其刊施此經。協應前夢。自後禪師歸本寺。與僧衆云。某日歸寐。後至期。以香湯沐浴。整頓袈裟。升座說云。自號曰無盡意菩薩。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聲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也。

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勢倦便病。廼護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以施。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一日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宋王通。京兆人也。世積善。常持金剛法華等經。及勸人讀誦。書寫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船小莫渡。候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更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臾船到。邀通上船。過巖山坳。出船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與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又曰。何得現世因。

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關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舉步則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還鄉後。愈行好事。後果以壽終。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生錢。得托生。處世享富貴福。因循不曾答還。自死之後。墮廁中。擔負沙石臭穢。受無量苦楚。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慙愧。恣意宰殺猪羊。烹炮物命。蓋曰被殺衆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魂識。收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枕臥牀席。經年不瘥。以是殺生惡業。減算夭亡。見一使者押見閻摩大王。勅曰。緣汝前生脩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享福。不識因果。殺害衆生。遂使減算絕祿。令獄卒驅至刀山劔樹之上。償諸惡報。於是慙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嘗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久。豈無報應。

須臾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大王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特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改惡從善。王即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曰得還魂。鄉隣遠近。見聞無不驚歎。各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活。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脩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地獄苦無量。謝汝脩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為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亡父所囑。以滿心願。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居秀州華亭縣。曰患番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瘵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風癱。或癆跛。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年累月。枕臥床席。將死不能氣絕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所作罪惡。自緣果報。毫髮無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自身書寫。或畢世受持。纔舉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檢察善功。先放魂魄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愈。睡

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爾後又復夢見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瘥。將養月餘。身軀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凡見聞者無不稱歎。此經有起死還生之功。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平日好持齋奉佛。曰夫帶往歧州任所。身懷六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甦。兼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已。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得一千卷。見世增延福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猛省。依僧所囑。遂印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二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佑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夜三更。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其疼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子。在牀。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子母雙全。不勝欣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

爾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曰。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大王賜金牀。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普霑恩利。大王再問王氏。何不誦呪。答世間無本。王令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大王又曰。王氏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

五代蕭子良造蓮經一千部。夢感一人送經一卷。云有誤處。乃是第五卷壽量品。失一塵一劫一句。即法華之宗。因修此句。乃感白雀翔應之瑞。

宋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勤。詣龍虎山叅授九真妙戒錄。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錄來否。我對曰。不曾。葉道士復白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急還家取錄。再來此尋我。并與你家男女云。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錄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其言。焚訖復死。

唐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某荅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乙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乙。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乙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錄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黷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速蘇。於是精思參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宋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曰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眾齊受錄。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兒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俟其自醒。喚人開門。乃聞之。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內。檢得其名。

唐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疑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恬。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溪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錄。而後復受昇玄上清回車畢道。及紫素交帶籍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宗師。司馬傳。薛季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栢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間來問道。為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拾遺張穎撰記。而棲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

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閱錄。為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徇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豐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

宋嘉祐七年。仁宗皇帝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遂平。乃詔遍訪神祠。無有合者。帝後於所受太上正一籙中得之。廼三將軍也。八年三月十六日。詔曰。神理至幽。必有驗於顯。誠心至著。必有達於微。音容相交。符應若合。上仙隱景。唐將軍。上靈飛形。葛將軍。直使飛真。周將軍。階列仙游。名在真籍。頃朕違豫。漠而感通。孚佑有加。康復如故。不薦美號。無以隆其稱讚。不嚴秘閣。無以定其威靈。唐將軍加號道化真君。葛將軍加號護正真君。周將軍加號定志真君。仍於在京宮觀內建置殿宇。庶殫精衷。庸答休證。

宋何胤。字子秀。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遂篤禪學。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雲門寺。又以若耶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小閣。竊處其中。躬自啓閉。童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晝夜惟精。心念佛。胤初遷。將築室。二人着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遷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年登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趨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鸛。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緘。乃是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

既有德應獲延期。徹疾乃瘳。至是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袷。行列在前。拜於牀下。覺又見之。命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徹後於味。食必萬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復食蚶。蠔。使門人議之。汝南周顥與徹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徹末年遂絕其血味。

昔括蒼縉雲。何山之崇德寺僧清允。好食牛肉。每食必二、三斤。人屢勸之。終不聽。一夕夢至陰府。主者謂追吏曰。可引之詣獄。至一門。有牌曰。獸淫沙獄。入獄。見獄卒縛二木夾罪人於沙石中。若令磨碑石者。有磨去半體而不死者。寬痛聲不忍聞。吏顧僧曰。爾受戒而食牛肉。亦當被此。乃粹清

允磨之。痛不可忍。少息又復然。如是者數次。痛苦無告。忽憶念佛號不絕口。吏即解放之。謂曰。汝壽命亦未盡。又且不忘念佛。今姑放汝。然自此勿食牛肉。而不可得。恍惚如夢寐中。遊行出外。過小橋。宛轉至墻隈。有市牛肉者。清允大喜。食之甚美。飽飫以還。既醒未及語人也。清允之相好者。來問病。畢。忽曰。適有所見。頗異。有蜈蚣甚大。自公房中出。徐步詰曲。過牛院小橋。直至圈中。牛有遺糞在地。蜈蚣食之過半。既飽。其態度若甚欣喜者。復自彼還入房。即不見。清允大駭。曰。公具言之。客乃為詳言。與清允所夢同。於是胸膈逆嘔。遂大吐。吐者皆牛糞也。清允乃誓於神佛。他日犯禁。則不敢食五穀。當食牛糞。病愈。起尋夢中蹤跡。無少差。

唐崔紹者。博陵王玄暉曾孫。從其父直宦遊南海。其家嘗事一字天王。隣家李或蓄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其家。以為大不祥。或之猫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日命家童繫三猫於筐篋。加之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後不累月。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亟。

將亟之際忽見二人。一人衣青。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冤家對命。柰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紹。即文字分明。紹頗畏懼。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為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天王曰。欲到矣。遂延遙見一城門。墻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如是者數處。其宮室街衢車馬。一如人世。後到一所。一字天王先入。使者先引紹見判官。判官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為生。判官領紹見大王。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為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投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嗟走去。頃刻間有一人着紫

襖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猫首。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佛經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若然。則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叙。蓋馬僕射猶子。碓夫。紹之姊婿。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為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請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已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已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大王令人送紹出。到一瓦廊下。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送者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

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漏泄則終身喑啞。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已停止。一旦暮見打嚴警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送者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唯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送者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也。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送者曰。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曰。此王城也。何得恠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而不入地獄耶。曰。得慶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闕。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見舊識康州田洪評事。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都不知。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竊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與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有已子。又不

令外孫歸本族。見為此事。被勘劾頗甚。今公却回。望為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男北歸。使遺骸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一字天王與紹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導引騎從。闔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後紹相別。紹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回。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着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謂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恠。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見本身偃卧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

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厨膳。以君疾亟。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剛經一部。及寫佛頂尊勝經三卷。以酬解寃之誓。

元。潭州小吳門外拱德城畔街南居民孫侍榮。立身奉公。居閑慕道。皇慶二年癸丑正月二十四夜。左邊隔壁鄰居遺火。狂風似箭。延蔓至上邊民居。到城住。又飛火過于街北。房宇燒絕。又飛火過于下邊街南。燒至侍榮右邊。隔壁鄰居而止。火起之初。侍榮發心許醮。在後火息。延燒四十九戶。中間獨存侍榮房舍。翌日相識探問。夜來火中見雲如青傘。蓋空中旋舞。有此感應。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縣丞。忽一日暴卒。見二鬼使來追。一人云。姓段。時同被追百餘人。男皆扭枷相迫。女子反縛被鎖。前驅行可三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段云。此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于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矣。到一陰府。段指一胥吏。此人姓

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過。王曰。汝殘忍無慈。好殺物命。以為己樂。須臾見所殺禽獸。周圍數畝。從已索命。其從數人。有一人姓田。任揚州參軍。王令左右皆授以藥。喝令開口納藥。一丸。衆納藥即成。猛火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宛轉至田氏。累三丸。而王不見火。王驚曰。爾有何功德。田云。往年獵于揚州棘叢下。得玉皇經一部。今已持誦百部矣。王云。此正滅一切罪。王令檢田功德簿。還白如言。遂次至丘一。丘一怖甚。急云。某曾寫玉皇本行經。王云。審有此否。吏云。無。焦策進曰。有。本人寫經。見在天堂。王曰。冥間號玉皇。經最上功德。公能書寫。功德不小。即勅焦策領向天堂。檢驗至一寶殿。甚壯麗。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幅。果是所造之經。既回。見王。知所造經有實。乃召所殺生命。命田與丘一許造功德。田即應聲便念經。王起合掌聽之。纔三紙許。回顧庭中禽獸悉已不見。丘一急發願云。願寫玉皇經一百部。田誦經畢。王令焦策同一青衣送田與丘一還。焦策云。惠乃及此。豈不相報。丘一乃許錢三百千。辭而不受。與造經五部。曰。可也。至一坑。策推之。乃活。身已在棺中。惟聞哭聲。死已三日矣。急呼人至。破棺乃起。旬

日寫經五部了。見焦策來謝云。近承君功德已生天矣。尋百部了。適有勅加丘一兩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唐康仲本元和十一年往東海數年不歸。其母唯此一子。日夕憶念仲本。有一道士來求齋。母不違其志。道士曰。謂母曰。所願何事。母具言之。道士曰。若能急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則兒得渡回矣。道士遂出經以與之。母為不識字。將所得經藏堂柱舊孔內。加漆其上。旦文焚香禮拜。祈兒早得回。歸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去。明旦視之。則柱已不見矣。莫知其由。一月餘日。兒果歸家。以錦囊盛木一段。昇歸。遂入拜其母。母遂問仲本曰。此何物也。仲本曰。昨日海上遇風。破舟溺水。感雷霆拔此木於波中。仲本及一舟人目得此木而出。仲本之命與財物實此木所與。敢不尊敬。其母視之。驚曰。此吾歲經柱也。昨日雷霆不見此柱。命斧破柱。遂得所藏之經。其子愈生敬嘆。終身持誦焉。

宋李去病伏見玉皇本行集經高上無比。妙法無與等倫。功德不可思議。發心信受齋潔。自寫大冊讀誦。日慮倉卒不能負戴。遂生湮沒。何以扶危拔苦。利益存亡。而普福含靈。願作小軸。便於珍藏。冀傳不朽。隨在處持誦。作濟度舟楫。為安樂醫王。覆載有情。耳聞口誦。信受尊重。咸登道岸。無使灾侵。一如奉行真誥所願。既作是願。遂就邑請邯鄲前承節郎王肇。齋戒書寫。庚戌歲九月上旬有七日也。寫經一卷。是夜有五婦人各著豔衣。前一婦人衣紫。遮相顧盼。欲來相害。肇乃就寫經几案間。得退筆數枝。舉而謂眾婦曰。此乃寫玉皇本行集經筆。眾婦驚走。復自疑慮。其鬼未恐怖。遂執筆出戶。眾婦果東而走去。肇引筆指西曰。此方去。眾婦驚懼。詰所指方奔潰。而滅聲歡喜。讚歎經力。何如是之驗也。既而語去病。自夏徂秋。寫玉皇大神呪及本行集經凡十部。今有此驗。去病思五婦人者。乃是陰魔也。此經蓋將傳天下。垂萬世利益。一切存亡。信乎玉皇本行集經者。功德中之功德也。書寫之筆已能却邪。况書寫讀誦。其功德力窮劫難言。豈不誠然乎。

唐王儼乃康晉市民。稟性頑鄙。不顧罪福。唐元和十四年。其家併遭大疫。十死八九。惟儼獨免。一日忽思犬肉食之。頓失雙目。所苦非一。不求醫藥。

惟禱祝神祇而已。並無感應。俄有一道士登門告齋。曰：問僞失目之由。僞具實以告。道士曰：吾教汝持玉皇經。此經能救衆苦。報應如神。子能受之乎？僞辭曰：愚人又且失目。固不可奉命。道士曰：但請人書寫亦可。僞敬從之。造得一部。請師誦之。是夜夢一道士持刃決其目。僞驚覺。兩眼復明。如故。遂終身齋戒。專心持誦此經。

唐李脩顯慶中。丁父憂。發心寫玉皇經三部。以吞劬勞。纔一部了。筆間有五色圓光之炁。經畢。筆無所損。每聞異香。座前時有花隊。後失筆頭。經半載。夜目見。地上有金色光彩。視之。乃向所失筆頭。自然光彩不壞。經之功德。孝誠所感。父得超升矣。

宋鄱陽主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教額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周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周。每幅皆斷為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緝制。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握筆。群鴉數十。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衆鴉為援之。不能得。故至悲。閔。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自拔。鴉飛入空中。周贊歎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靈感如此。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嘉言

儒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能達人。○人生至樂莫如讀書。

釋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後五

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能於此經受

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

德。○喜讚嘆誦經法者。所生之處。音聲雅妙。聞者歡喜。○大乘經典。信心

供養。顯揚如來智慧聖德。

道值遇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殤。○一誦諸天禮。十轉枯骨生。

○傳教世間。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

精猛獸。隨所擁護。捍厄扶衰。○經之至微。宣道之意。正真之教。誦之千日。

白日昇天。致慶七祖。

感應

漢劉向。按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緋衣。藜杖扣閣。進見向暗中。

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說開闢已前事。授洪範五行之文。自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姓有博學者。下而觀之。復出懷中天文地圖授之。元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鳥集其塚樹。

唐江陵府公安縣潺陵村王從貴妹四娘。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觀年間俄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呻吟之聲。開墓視之。乃見四娘起坐棺中。良久言曰。初至冥府。陰官聞有持經功德。合掌讚歎。且令放還。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皂衫人入門。盧問為誰。荅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觀帖。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繆。不復似人書。恠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知其故。俄見已馬已韃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床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云。是御史大夫院。因

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某。盧驚喜。白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湏臾便出。相見悲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太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袈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又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德不可思議。筭又未盡。屢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而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梁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貴人僮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待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庭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

稱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簿勘之。一紫衣引青衫吏抱黃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項之亦紫衣吏人引青衫吏持簿至。云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閻內簿檢。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云。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一。五分合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見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人皆見之。

宋咸淳己巳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宜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衣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九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志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今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勅喚就朝堂

放免。又儉他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宅。至曉不絕。皆感應所致也。

宋建炎間。沈參政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念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足疼。以手摩之。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跟。有頃聞鷄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跟木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面兩版。遂得與母相見。

元喻子慶建昌新城縣人也。少從鄧頤齋學。及長遊淮。自言得隱形術。一日有殺傷在館東之門。衆驚散。捕者環列道途。喻挺身出其間。捕者不見之。喻則悉見也。後歸故鄉。家甚貧。歲處鄉館。每晨起必正衣冠。迎日而揖。焚香誦金剛經一過。然後學者至授書。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行步便捷。至元丁丑以來。鄉學多廢。日煮金剛經以食。人異之。一日無病。過其女家曰。明日吾從此逝矣。汝能飯我乎。女曰。何言恠也。喻曰。不飯我則已。女為黍食之。喻携錢百文。產其隣里。明日為我掘金井。其携鋤及箕。來隣曰。教授

無病何為若此言也。喻曰：汝但來先汝在者，懼汝不來也。明日在者如約，喻指畫去處。度棺大小而掘焉。及午時可矣。謂曰：汝往飯吾女家，其人飯畢視之，則已端坐隱几而化矣。

元建寧府城內有陳公，於至元己未間，夫妻長齋，日夜持誦金剛經。後於癸巳年忽一日香湯沐浴，端坐誦經而逝。有神光繞室，合城僧道備香花迎奉，紫塔焚化，壽年九十有七歲。

元建寧府建陽縣地名茶坂洪山，白蓮堂有一僧，平昔齋戒持誦金剛經，及華嚴經，又禮華嚴塔。後於至元三十年間忽然示寂，師孫將葬之，明日再還魂，云是去錯路頭了，急討香湯浴罷，穿袈裟如法正身端坐而逝。

唐魚萬盈，京北市并兼猛之人。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臍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來追，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之，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某，常念者金剛經，汝但莫離我，使者不敢近，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遂得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

唐張國英，大曆年間為西蜀崔公寧兵士，時楊林反叛，國英與之戰，遭流矢中腹，醫者曰：藥無所施，旦夕必死。因與同伍叔別，令備棺材，妻兒環泣，人不忍聞。國英攜持金剛經，忽夜夢胡僧相尋，撫憐如有素，與藥一九令吞之。且曰：無足慮矣。翌日果瀉下箭鏃，瘡合而愈。蓋持經之力也。

唐元和九年，強伯達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凡二百年矣。伯達纓冠，便患風癩，父兄親族以為必不可瘳，恐貽後患，請送之山中。其父畏糧置，伯達于巖下，泣涕而別，絕食未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之累日，一旦感一大虎來，伯達不敢開眼，但至誠念偈，虎乃過，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妙藥，了無他苦。良久虎去，自顧其瘡皆已乾合，明日前僧復至，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曰：可以洗瘡，但歸家日，以此煎湯洗浴。伯達感泣拜謝，僧附其背而去。及歸家，親族大驚，具述其事，浴訖，身體潔然，都無瘡痕。隣里歎異，自此相傳之疾遂止。

唐沈嘉會員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暮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觀。故髣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微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召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詰仁軌於衆。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經。遇赦得歸。

唐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

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壽春。暇日出門。忽然死去。見二吏云。奉大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相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拒抗。二吏忽爾直前。拖拽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真措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嚴嚴。忽見素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須臾引鴻漸入詣廳。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筭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則願聞。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鈎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經於鴻漸前。令分明讀經。畢。都不見人。但餘閑宇。闃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血。澄久上清耳。其下悉是餘

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形骸卧在床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入。冥然如入房戶。遂活。

唐劉逸准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結軍心。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名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其年老。股慄不能自辯。劉令杖背三十。時新造赤棒。固以筋漆。遭者幾死。韓意王必死矣。及昏。造其家。恠無哭聲。又疑其不敢哭耳。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韓素與熟。遂至卧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經十紙。及貴。計數百軸。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浹汗。寫經諫官恠問之。乃具道王某事。

唐廣陵張嘉猷者。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坐久如夢。忽見猷乘白馬南來。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罪福如何。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因得無累。亦當別有所

適。在旬月間耳。公還。為白家兄。令誦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公家亦有兩卷經。可為轉之。增已之福。勞既寤。乃發誓誦經。

隋王倬。大業中。為天水郡司法。薛舉作逆。攻陷郡城。盡殺官吏。至倬。行刑者刃斷。監者白舉。遣力士宋羅。睽解佩刀斬之。刀亦寸折。舉大驚。問有何術。荅曰。祖父以來。持金剛般若。恐是此力。遂放去。投村避賊。入人家溷室中。賊眾續至。問何人。云。向被刑刀折者。賊曰。我遙見光上。屬于天。疑有異寶。無心相害。

唐天后朝。裴宣禮為地官侍郎。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念平日所持金剛經。枷鎖自脫。推官親訪問之。後得幸免。侍御史任植亦同禁。勸其誦經。亦免。

唐貞觀七年。長安縣尉李行及。坐累當就刑。專誦金剛經一千遍。其鎖自開。時已秋分。數日按獄。當時決罰者千餘人。並不免。唯行及恩宥。被配涼州。會赦得還。

五代醫師能大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於城外買

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真犯關。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棄尸道傍。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僵尸暴于墓左。頽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

唐貞元十五年。嘉州趙居敬。常持金剛經。清潔有素。曾往湖南。舟行洞庭湖。忽有煙氣如雲。來覆其舟。俄頃而散。舟中人但見趙居敬不在。眾甚驚異。久之。乃見居敬凌波而出。衣服不濡。懷有珍寶。人問其故。曰。向者常持金剛經。適有二僧來。召至龍王宮。左右命升殿誦經。得珠寶數十事。二僧相送出宮。其一僧曰。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比丘紹真。付之。但言汝和尚寄與。令轉金剛經。後至其地。訪問果有人。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唐天寶中。常州宜興縣吳達。每日五更誦金剛經七卷。嘗作詩云。五更鐘動。莫貪眠。抖擻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西方池內添朵蓮。年至九十二歲。忽然辭別妻子。云有二使者呼召其去。遂見閻摩天子。天子問生前作何業。達云。自幼至今常誦金剛經。天子因賜達殿階坐。令其誦經。方念至舍衛國。口中出奇異妙香。忽現一佛相。天子合掌歎喜。語達曰。若持

經有般若之功。吾送汝便生舍衛國。承品官之後。受國家爵祿。長享福壽。子孫榮貴。達即拜謝。天子勅二使者。送往舍衛國。託生。因歸舊舍。就空中。叫妻兒叮囑。且道其事。吾死得經力。今准閻摩天子勅命。得託生舍衛國中。特來相別。汝等切宜精心受持。金剛經。及妙法蓮華經。冥府鬼神甚敬重此二經。其功德不可思議。如不識字。但能每日用香花菓餅燈燭供養。自有福根。仍不可殺生。蠶動。含靈皆有佛性。若能回贖物命。放還生路。亦主無病延壽之報。妻兒聞語。悲號。達曰。不用傷感。人生在世。略有半善。可憑命盡之後。猶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之光。人無善心。更兼殺生。一死之後。驅入陰府。如行刀劍黑闇之路。恐汝等不知。特來相告。言訖不見。

唐趙安。成都人。每日常持金剛經十遍。太和四年。會蠻寇退。欲歸寧。嘗於途中見賣軍器者。遂置于家。為仇人告之于官府。追者至門。安泣別家屬。禮經而去。既為牢獄所苦。甘自伏罪。將科斷次。引至帥司。其枷鎖自解。吏詰之。安曰。實不為盜。此器得之巷陌耳。吏叱之不信。呈案之時。忽見於安名下大書一放字。竟不知其由。有司異之。因是得免罪。洎還家。齋沐禮經。

開匣視之。見其經紙皆損破。如被人搗碎模樣。妻云。曾一日聞其匣中響。即安受拷訊之時也。

唐陳利賓者。會稽郡人也。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為長城縣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淤漫。與其徒二十餘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暗昧。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水擁闕。潔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溺。舟人大懼。利賓誦經至潔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是得濟。議者以為誦經之力也。

唐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頌。持金剛經。闔門五十餘口。並皆蔬食。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表。見其喫菜年深。面無顏色。勸其私買肉味。崔氏因使人竊市羊肉三斤。暗處食噉。纔喫一縷。變之為骨。咽塞不下。又不能出。日暮氣絕。以體微煖。未敢棺殮。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二十一日方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府。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汝因食肉。金剛善神變肉為骨。以此警汝。合年七十。為汝受持金剛般若。今

可添至九十。却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縣官具錄申州。州官申臺。帝聞。因此御注經文。流布天下。

唐河東薛少殷。好奉佛。常持誦金剛經。後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云有一使持牒。曰。大使追。俄引至官府。見其主者即鮮于叔明也。少殷將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剖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塔扉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我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闈者入白。少頃聞命。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久之。謂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有他事。少殷時新婚。力辭不願。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曹相見。接遇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間。王判官忽起。又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其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

名一吏取籍尋之。不令少殷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識和尚。何蒙見護如此。僧曰。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念一遍。長安中。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兄病疾醫無効。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縷毳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恠之。荅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母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媿及隣母讀之。並過百歲。思玄遵母業。年至九十餘歲。

宋建炎間。建康人屠二。常誦金剛經。一日。番人到城下。屠二嘆曰。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是夕忽夢金剛神曰。汝宿欠連四命。來日到汝家。當告稱連四。此人聞名。必放汝。來日番人果入來。屠二依金剛神之言。拜告番人。具述前驗。求活。連四曰。吾萬里之程。殺戮冤枉不少。今改前非。放汝。驗持

受是經者。感應如此。

梁天監中。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數人僧行。往相師家求相。占至琰曰。可惜聰明。奈何壽短。只年十八歲。刻定夭亡。琰歸。就藏殿焚香作禮。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誦持。任手就藏。函內抽得金剛經一卷。不捨晝夜。精心靜念。忽一日夜。見房中有五色光現。須臾見一僧。身長丈五許。語琰曰。汝壽止十八歲。夭亡。得念經有感。向去增延壽數。言訖。潛隱。因此感應。愈更精勤。年及十九。再訪相師。師愕然。謂琰曰。吾昔曾定師夭亡。今日再覩。死氣已去。構何善業。再添法齡耶。琰曰。專心誦經耳。相師稽首云。吾在塵俗中。豈得知經力有此殊勝。觀師此去。壽可至九十二。後果應相師言。終于招提寺。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本姓曹。天性蔬食。幼小出家。于時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兵革未息。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蕃賊攻城。洪州路已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同收蕃賊。法師舊名伯連。為人貌雖強惡。心甚循良。常持金剛經。以筒盛而佩之。無何。被括為軍。呈閱之次。選充行營

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本州擒送本軍。劉怒令於朱木橋處斬。三下刀俱折。劉恠而問之。對曰。素志捨家。常持經法。蓋由怯懦。恐衄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令尋討。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刀痕。而幾絕矣。劉拱手稱歎。乃縱為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居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隋蕭瑀。武帝玄孫。梁王歸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穎同禁。欲寘於法。瑀就其所。八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桎梏。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木為之。高三尺。感一鑰石像。忽在庭中。以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普賢菩薩冉冉正西而去。

唐梓州慧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若。三業無懈。嘗於山林間揚諷。有七鹿馴。遶若傾聽。鳥聲息乃去。又鄰居失火。連甍灰燼。唯虛室獨存。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遠汲於澗。運致甚

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揚經。靈驗。乃請入彌勒閣。焚香誦經。達旦者三。忽假寐中。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剡地。便見泉湧。虛往其處。遂令人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後唐江陵開元寺經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王問師生平作何功德。對曰。常念金剛般若。揖上殿。登繡座。誦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聽。誦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誦讀。因隨吏行數十里。至大坑。吏自後推之。若墮空焉。從是而寤。死已七日。唯面不冷。

唐成都府建昌寺僧牟師。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多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還記在生事業否。牟曰。幼年曾念金剛經。使者云。此經冥司甚重。請誦之。四人合掌靜聽。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向者何人到此。牟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師可速歸也。迴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牟曰。不省害汝時。蛇曰。在雅州時。牟因思十三歲時。斫柴次。誤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走不

得致被人殺。須還我命。年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即低頭而去。傍有送者抱年拋本身上。遂活。時淨衆寺僧仲詵來者。具說其事。因託轉經一日未畢。其夜又夢冥使曰。冤家不去。須更得衆僧誦半日方足。次夕夢蛇謝曰。感經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誦金剛經。遇疾而死。其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再活。云初至陰府。王者降階迎接。叙捐罷。謂曰。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受持真經。免離生死。僧因問王。人間衆僧中。曾食葷菜人。用酒服。可否。王曰。此大違本教。僧又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曰。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自後荊州僧無敢食者。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少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凡三十年。初持經時。便不如葷。忽一日正念誦。次暴卒。見二吏來追。明意謂縣吏便隨其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官府。門吏云。王已出巡。吏因閉明於空室中。其室縱廣五六十間。經七日。王從外歸。吏引見王。王問汝有何福果。荅云。但持金剛經已三十年。王言此大果也。迴語左右曰。昨得祇洹家

牒。論孫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年壽。乃知脩誦不可思議。延汝二十載。以償功也。遂令送還其家。殯葬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知。會有獵者從殯所過。聞號呼聲。報其家人開視。遂活。時天寶末也。

唐夫寶。初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一日於易州放鷹。於棘棘中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自爾發心誦持。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然於畋獵亦不能輟。後得疾暴卒。即日被攝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匝。就已索命。領之見王。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對。令所由領去。推問其徒十餘人。同至吏局。吏令開口。以一圓藥致其徒口中。便成烈火。遍身焦爛。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經六七日。後至田氏。緊繫三圓而不見火。吏恠之。復引見王。具以事白。王問在生有何福德。田云。初以畋獵為務。嘗於易州棘棘中得一卷金剛經。持誦已及二千餘遍。王曰。正此滅罪。王命左右檢田福簿。還白如言。王令誦經。纔三紙許。迴視庭中鳥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唐王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解歸。遂絕葷食。發心念金剛經。日逐五遍。後

染瘴疾。見二十二鬼來。陀即急誦。鬼聞便退。遙曰。王令追汝。汝且止經。於是暫歇。鬼又近前。陀昏迷欲絕。須臾又見一鬼來。云王令誦經人。權放六日。既醒。一心持念。晝夜不息。六日雖過。鬼亦不至。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如其言。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崇敬佛法。適秦宗權叛。陷賊內二十餘年。恒讀誦金剛經。雖在賊中。未嘗輒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揚為監軍使。揚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田業矣。揚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次。忽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揚拜捧而泣。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茲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唐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大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額。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本宅

人。逢之輒噬。忽吠聲。立抱王殷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宋釋德遵。申州人。初年五十。得勞瘦疾。醫藥不效。且卧且起。僅至骨立。因發心絕葷。持金剛經。扶羸倚輔。日至十遍。困而彌勵。曾未期月。厥疾頓瘳。壽至七十八歲。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京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勅藏居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藏乃竭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厄年之暮。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于今。感通屢著。

唐永真中。釋文照。住河東府開元寺。幼小出家。性少聰慧。常自恥之。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大師。真容冥有所禱。忽若假寐。見曇延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有聰明經一卷。求之可也。因袖中出以示之。即金剛經。令其日誦七遍。既寤。猶在目。誦念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明日勝一日。

唐宋汝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至黃州。宋逾旬。為人告敗。宋汝大怒。令於軍門集眾決殺。忽報有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繇是且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徑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汝曰。黃州士馬精彊。城壘巖峻。何懼奸賊窺覘。細作本非惡黨。特受制於人耳。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汝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汝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即終。盍釋其鉗。以旌善績。汝夢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童稚。悉呼為金剛和尚。

唐釋神晏。姓劉。住梓州玄武縣福會寺。萬歲通天元年。被人告停劫賊繫瀘州獄。晏先持金剛經。乃精心虔誦。月餘日。忽中夜見獄中光明。枷鎖自脫。遂蒙原宥。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儷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惟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是數四。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堂驚駭。小僧慙沮。不齋而還房。眾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眾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遂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眾皆讚歎。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呪云。若是金剛威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随手而出也。

宋廖等觀。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鷄噪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鷄銜土以覆之。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復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荅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以受罪之處。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處。有猪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索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

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送。唯知一心念佛謝罪。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處。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其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并及手足。以後得差。從是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彷彿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荅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荅云。是青殺牦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

唐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遍。即令放還。唐長慶中。鄂州商人何老。同雇夫擎物。趁夜歇於山路。睡著。雇夫潛以刀斷其喉。棄于澗下。擔其物去。何老以常持金剛經之故。都無傷損。從澗中出。直詣城市。雇夫方欲賣物。次見何老。大驚駭。何老安慰之云。是

經力也。非有他故。約不告訴。相與為僧。

唐宋義倫。麟德中為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今被論。君筭又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唯釋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床上有一僧。可五六十。披衲。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獄。鐵床甚濶。人卧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荅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家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着了。放去。遂蘇。

唐李九師。本邛州臨邛縣人。常念金剛經。開成中暴亡。被使追攝。見王。有一僧於王前救免。又送出門云。我是須菩提。故來救汝。可努力修善。更得十三年。若執心堅固。當必生天。九師拜謝。爾時思得粥飲。無處不覓。乃發

聲大呼。僧亦與飲。飲訖又呼。忽覺在床。後持經愈勤。果十三年卒。臨終有異香天樂。信其生天不謬矣。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房前樹上鳴。卜人云。是鳥所止為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崇修功德。未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稱讚金剛般若。令誦百遍。及寤。依命即誦滿其數。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樹遙擲巷外。其根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唯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人。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悉生鐵爪。共相拏擗。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蹙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唐釋道濟。西蜀成都人。武德中。濟善賈。有萬餘緡。自京還歸。道遇新益州戶曹韋約。欲赴任。少路費。就濟借數百千。到綿州。夜與渡江。至中流。令從者縛濟。以籠盛沉水中。盡分其財。濟有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洪波。水不入口。俄頃如有神力。籠浮縛解。漂著小洲。時方夜半。村人遙見洲上有光。即棹小舟來視。濟因得活。時竇公軌為都督。濟往訴之。名約詰責。全不承認。濟為竇藏。在簾下。卷簾以示之。約頓首請罪。濟苦願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終身皈向佛經。

唐貞元中。尼道凝。常持金剛經。住上都龍華寺。曾往莊嚴寺參請貞操禪師。門人止之曰。和尚不面女人。難以引進。道凝泣涕自謂曰。我修行有日矣。願集其福。再生為男子身。不月餘。忽一日沐浴。令人以殊書其脚下。為願生字。便奄然而逝。後感夢於徒弟曰。我於金城坊張濟家作男子。七月一日當生。至期來訪。以殊字為憑。夢者覺異。遂記于壁。至期往訪張家。果生一男。請視其足。有願生二字。甚分明。張氏因以命名。五歲携謁貞操禪師。具述其因。師曰。宜令出俗。後為師徒弟。

唐于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方愈。妻柳氏。將名醫。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力不任耳。每知有災咎。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太夫人艱。乃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宜吏常讚歎。此經功德浩大。令子孫諷誦。後為慶州司馬。卒。年八十四。臨終。忽聞奇香。非世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來迎我往西方去也。言訖而沒。

唐張玄素。洛陽人。年二十。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縣令。凡有厄難。皆獲免離。七十遘疾。忽有華蓋從空而至。澡浴與家人訣。奄然而卒。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伐遼東。遂陷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闇不知路。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道。遂達漢軍。

宋淳熙十四年。歙縣宰虞奉議。拏遣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亦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呂當食。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及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藏楮

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啓戶。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何善緣。呂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鑽壁覷。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頰全似神道。瞪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課誦金剛經。如今十年矣。客愧悚。巽謝而去。

唐元和初。九江有一村叟。鬻薪於市。年近七十餘。常持金剛經。至晚欲歸江北。中流風暴。同舟皆溺。唯此一人。獨浮水上。飄至南岸。岸邊皆巨商之船。人皆見其背上有光。高數尺許。意其富貴人也。既見其抵岸。爭以衣飯遺之。與語。方知一村叟耳。因詰其光。則云。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背者。乃經也。前後或遇厄難。無不獲免。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船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近遠。群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劍刃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等驚歎。謂是神人。莫不慙悔。捨之而去。

元魏揚體幾延和二年為饒州長史本州有出銀山採戶居者甚眾往往
並是草屋其年秋值大風起民居焚燹俱盡長史親往撫問忽見一家獨
存略無損動遂問其故一老者出云累世奉佛舉家持金剛般若

元魏太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典涪州涪上有倉名興教勤嘗
主之素持金剛經有廳事面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於下讀經于前其年
六月九日涪水漲唯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暨水退周視數里屋室盡
圯唯此廳不露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五代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遊邛縣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震怖非常唯
專念經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遇暴風
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覆唯令望船獨全蓋令望于時念經不輟

唐崔善冲先天初任梓州銅山丞萬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
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擬投昆明夜不知道善冲專念金剛經俄見
炬火在前眾便隨之至晚火滅遂達其所

唐何滂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
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滂惶恐且急念經頃更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
溺死八十餘人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防州司馬屬吐蕃作亂奄至城下因被掠去鎖之甚
固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解虜疑有奸策撻窮問汝有何術答曰念金剛
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卷又解眾皆歎異遂送出境

唐唐晏梓州人持金剛經日課七遍開元初避事普州安樂縣與人有隙
讒於使者劉肱肱使人捕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急去驚起便走遂州
義方縣肱使人掩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
免

唐元和中江陵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至沱灘船破
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視手中
所執乃所持金剛經也沱灘至下牢相去凡三百餘里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四十餘日誦金剛經未嘗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
長數十丈照耀一縣今奏聞玄宗遂釋之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貫骨。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奔。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擘之。畏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驟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後。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忘。專祈見你。今果如願。因取經看。中間不見數紙。烽子道中傷足不能行。經中神以經紙救之。視瘡上乃經紙也。瘡亦隨愈。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有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於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番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椽。覆以駝裘。寢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錠。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錠。走計行未得十餘里。

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唐建德縣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天寶年為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四迥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有吳綾數百。懼為賊劫。因持劍去船頭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已。去船百步許。又復廻去。心頗異之。其誦經愈厲。因思其火得非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外塘水多。惟燕一心願塘破。當得水來行舟。中夜後聞船頭有流水聲。久之船浮。及明視之。果外塘發一穴。水流奔迸。乃知經力如是。浩瀚。惟燕弟惟玉。任虔州別駕。見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觸折。舟甚危亟。惟玉專心誦經。忽見一艣隨流而下。因得之以濟。其族人亦常誦此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鞋著以走。俄有物落其背。視之。乃鞋也。

五代杭州人吏徐玘。每日五更常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其家甚富。忽一日有劫賊百餘人至其家。將闔門大小。盡用麻繩縛之。仍以玘縛在箭

堞上。玩心中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一尊佛現。憂心便釋。眾賊各放箭射之。屢發不中。圮身。眾賊驚歎。問圮有何幻術。答曰。無術。每日但念金剛經。想是佛力龍天護衛。有此感應。眾賊合掌驚悟。併釋放之。

唐天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推吏疑其寃。未具獄。孝廉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一日有竹兩節。忽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吏恐藏刃其中。劈開視之。內有兩行字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述其誣。孝廉遂得脫。

唐永泰年間。張齊丘為朔方節度使。信向佛法。每日侵晨對聖像。前看金剛經數卷。後因小將祀事。恐敗露。結託數卒。持刃欲謀害齊丘。方至衙門。皆投刃於地。垂手開口。戰慄以時。方甦。及問其故。乃云。見二神人長二丈許。瞋目來叱。皆如中惡。齊丘聞此。誓絕肉食。持誦倍常。

昔路州銅鞮縣人杜思訥。常持金剛經。勞病得愈。每至持經之際。必覩神光繞室。

宋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窰。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友。生來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援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其年大元軍馬之來。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償命。其人見託生建康。歷陽縣。土名鷄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官人。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中。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寃釋結。令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初為右監門大將軍。時京師有蔡榮者。暴亡數日。方寤。云。初至冥司。見一鬼使。被冥官嗔責。以追人不到。將撻之。鬼使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差鬼使去。須臾回報。其說亦然。冥官曰。且罷。追恂由此警勵。日加精進。後終睦州刺史。

唐蜀道白衛嶺多虎豹噬人。光化中有韋秀才者。已中選。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聚。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力也。

隋睦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以應義旗。通知之。遂投身下城。賊便拔劍逐彥通。通為迫急。躍入城隅深澗中。空虛中忽見金剛神。指令一人接彥通右臂。置一磐石上。都無傷損。神人曰。汝念經有感。特來相救。因此免難。其右臂上旬日聞香氣不絕。後官至方伯。八十九歲。無疾沐浴。索筆書偈。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箇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宋熙寧間。守邊一軍士。因遇寇敵戰敗。亡去失道。竄伏荒林。自悼曰。死固不惜。不得侍母之餘年。吾母持金剛經逾三十年。一旦兒有難。無神力為助。言訖。泣下。忽二大木葉墜前。有人曰。取之乘足。可禦荆棘。俄行頓覺脚力倍常。凌晨乃至太原府。還家見母。及取葉視。乃母經之二梵夾耳。後詢逃竄處。至太原一千里。

梁青州人柴注。為壽春府司理。鞠劫盜。有囚自言某離城三十里。開旅邸。每遇客旅有囊橐者。多殺之。投其尸于白沙河下。前後不知其數。惟謀一老嫗不得。柴問其故。囚曰。頃年有老嫗。獨携行李寄宿。某與兄弟言。今夜好箇經紀。至夜半遣長子推戶。久之。回云。若有人抵戶而立。不可啓。某怒不信。提刀自往。及門。杳無人聲。試穴壁窺之。見紅光中一大神。與房上下等。抵門而立。氣象甚怒。某驚懼失聲。幾於顛仆。天將曉。門方開。老嫗正起理髮。誦經不已。問何經。曰。金剛經也。乃知昨夜神人。蓋金剛也。

宋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日誦金剛經三卷。忽一日帶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山崩。盡陷其中。惟孫翁在石罅中得活。後經十二年。其子孫鑿石。穿透舊所。忽遇孫翁。端坐石孔中。容顏如故。子孫拜泣。問其所活之因。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翁曰。陷石之後。似有人持一油酥餅喫之。至今未嘗飢渴。翁又云。吾昔所持之經。今還在否。孫曰。見在佛厨內。翁因徐步還家。就厨中取經看。時只見經上有一圓孔。如當時油餅大小。方知此經有不

可思議功德。能救護孫翁飢餓垂死之患。

宋胡石壁。作湖南憲。時寧鄉銀場數十人入土取礦。俄石落土崩。諸人皆驚出。獨胡三二郎父子歿焉。越二年。銀場爐主過其門。適其死之三週。其家命僧薦拔。爐主聞其故。大恨曰。彼父子實由我而死。今固無可奈何。但掘二骨出。可盡吾責。乃喚三百人掘之。先得一屍。復掘遇一大石。石中有小竅。僅可容拳。內有人聲。視之。則胡三二郎者。端坐其中。未嘗死也。諸人大駭。問其生故。胡曰。石崩之時。大石覆我於中。故得不為土石所壓。每日有白鼠負齋一隻。由竅而入。吾取以食。故得不死。諸人問其有何陰德而致此。胡曰。吾平生皆無功過。但自幼日誦金剛經一過。雖極冗未嘗輟也。開石出之。面少如童。昇之至山下。則不復能言矣。爐主以為奇事。聞之於官。石壁以為妖妄。追到爐主。具答以實。石壁不以為然。復昇胡三二郎。以至石壁。命看汝金剛經。則經中七百餘字。逐一為鼠所旋。蠹衆方悟其石中所食之齋。即經中之字也。

唐東京開寶寺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忽遇暴虎。中

路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文。心期救護。虎遂伏草間。守之達曙。村人來往觀。虎蹲處。涎流滿地。

唐貞觀十七年。段文昌自荆入蜀。應南康王韋臯辟命。洎韋之暮年。為劉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卒。劉闢知留後。文昌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離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候迎。恠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本縣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矣。時文昌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道左右火。乃經所著跡也。後闢逢節。漸露詔以袁滋為節度使。文昌從弟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為魚肉。闢謂文昌知其謀。於一時念經。夜久。不覺因寐。門外悉閉。忽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舉燭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門扃已開闢矣。文昌受持此經十萬餘遍。徵應孔著。劉闢欲誅文昌。時朝廷命將討闢。文昌遂得免禍。

唐龍朔中。白仁哲為號州朱陽縣尉。蒙差運米遼東。過海忽遇惡風。四壁昏黑。仁哲與合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哲平昔好佛。當時焚香看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哲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數內緣汝平日持經功德。玉帝有勅。徧告龍王水府神祇。皆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

唐主待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船驚惶。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待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似毬之狀。出沒無時。眾疑其異。待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輾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待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待制驚喜拜受。愈加精進。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虔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滿船人俱沒海中。唯虔慧在浪中。偶遇一蘆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細視其蒿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虔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烟。漸成五色雲氣。徐徐上昇天界。

唐崔昭為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處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及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為僧。刺史即施度牒。

唐僧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復生。云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經。大王合掌賜坐。命幽朗誦一遍。地獄煎熬捶楚之苦。一時停息。再問幽曰。念此經中。而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奏朝廷。差中使往濠州碑上看驗真本。此章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生是也。

唐永徽元年。僧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答曰。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乃放還。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濛差興賫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郁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喚兄郁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潛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劫已。緣承局過限。回劄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杖限。條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花攔在路上。太守令從者折之。刀斫不斷。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花從口中出。衆人愛護取看。時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郁二等劫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答曰。

得日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插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歎。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遂釋放周興妻子。立差人追郁二。郁三。究問明白。重杖處死。

宋霍參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裂。湧出一神人。稱吾是速報司。參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度日。濁者多榮變。孝順多辛苦。五逆人愛見。速報司唯當靈不靈。唯當現不現。既靈。顯靈既現。須教現。願賜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答曰。吾掌速報司。非是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暫時貧。惡者權飽暖。濁逞曲惡。薰報案。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教絕後代。四遣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侵。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參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霍參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經。若經之人。將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超昇否。答曰。果得超濟。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十八九人。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王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缺。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中箭如蝟。為柵木打落。同火卒拽出於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見日西。遂收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衆軍忽忙。取忠幹歸。忠幹將死。忽夢至荒野。遇河不能渡。仰天而哭。忽聞空中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拍示其路。其人云。你莫怕。我令汝得渡。忠幹拜之。低頭未舉。神人持忠幹腰。將一炊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城頭已二鼓矣。亦不知其傷痛。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覺敗陣。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再倒去。復見前夢中長人。持刀叱曰。起。忠幹驚忙。又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遂及本營。始知夢中渡河。乃水濠也。軍中就醫得活。

唐馬總。貞元初。嘗為邕管。戴叔倫從事。先是南海節度都制五嶺。連帥李復。有用事胥馬生。叔倫自以文章任已。不修巡屬之敬。叔倫又不長吏事。凡五管皆有饋遺。馬生獨叔倫此禮殆絕。故為復案。復又與總有詩酒之

好。擢奏為南海從事。有日者謂叔倫曰。中丞有馬厄已成。宜慎之。叔倫由是不乘馬。每出輒乘肩輿。無何為賓客所訕。謂總陰持監管之事。密獻連帥。以背叔倫。故復案深也。叔倫抱恙而歿。總亦不能自明。竟竟然甚。招物議。聲達於朝。貞元末。聞帥柳公冕深嫉之。是歲總貶泉州司戶。冕以為得之。將加諸法。遂密疏其罪。請殺之。總素與監軍善。自被幽繫。音問莫通。及期。以秋分。當寘總於法。總計已盡。甘其鼎俎。忽夢一人不見其首。長七尺。空中有言。讀七遍。事當得白。明日。聞獄外人吏喧喧。則曰。中丞違疾。圓扉之內。履步於缺。墻塵中得金剛經一卷。總心悟之。乃讀七遍。未及秋分。冕竟卒。監軍緩其獄。覆奏。總遂獲全。元和已來。三擁節旌。出入榮秩。可為盛矣。

唐時有一富商。怕誦金剛經。每以經卷自隨。嘗賈販外國。夕宿於海島。衆商利其財。共殺之。盛以大籠。加巨石。并經卷沉于海。平明。衆商船發。而夜來所泊之島。乃有僧院。其院僧每夕則聞人念金剛經聲。深在海底。僧大異之。因命善泗。似由者沉于水。訪之。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乃牽挽而上。

僧驚問其故。云被殺沉於水。不知是籠中。忽覺身處官廳。常有人送飲食。安樂自在也。眾僧聞之。普加讚歎。蓋金剛經之靈驗。遂投僧削髮出家於島院。

宋政和間。太平州修利國圩工徒甚眾。忽有鴉千數。噪集于別埭之傍。主役者異之。使人驗視。乃一役夫已斃。而鴉銜土以覆之。蔽瘞幾半。又令啓土。於死者胸臆間。得小卷軸。乃金剛經也。眾莫不敬歎。為徙諸高原。歛而葬之。舊事多有此比者。

唐大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顏皆不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壞其命。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筵篋。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注死籍。猶可以免。爾為作何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終身為善。不殺牛犬。

宋馮察院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為國事脩劄。具奏玉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絕祿除筭。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騭。不造罪愆。有犯天律。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誠諭曰。凡掌權政。可置簿一函。日間作事。夜必書之。既不可書。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纔舉一善。惠民恤物。增延福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利民。陰德日著。官拜丞相。壽至九十八。忽一日卧疾。有第九子出。至聽堂前。忽見階下列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吏荅曰。吾等特來迎接閻摩大王。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笑而撫掌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索浴更衣。朝衣坐化。

唐并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誦金剛般若經。時或為商。凡身到處。即奉經本。用錢三百餘貫。買疋帛。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撞見強賊數人。各持刀仗。來趕行。立箱篋。約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嶺下深

澗側避。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衆賊見箱袱遂即取之。及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招手喚行立曰。上嶺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再三扣問。汝有何幻術。答曰。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為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以一百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乃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善矣。

宋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陸不領解。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業。不忍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豈不見我仁宗皇帝御讚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廣含藏。溢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遂日悟想。

是佛及觀音菩薩化身來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音相一軸。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向時殺猪羊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之時。免斯冤對。年至八十一歲。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瞻仰稱歎。

宋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嘗夢至蓮池。與清照亭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抃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旨。即跏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龕歸菴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讖。

唐天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經。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充。不可。其父當夜夢一金剛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騭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

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揚椿名納試卷。吾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令子作揚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試官納三名卷子。御榻上。擇日拆號。唱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打在第五甲。吾今將汝卷於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卷。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使君聞推司揚旬子中天下都魁。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告使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聽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死罪。正為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而正為杖罪。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劾周蕩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圓。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日為始。收六

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從便改嫁。六旬處於世。專一戒殺。救護眾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貴。余賤粟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崩損者。為脩理之。聖像年深剝落者。為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為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裹糧。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冤枉。必與辯明。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日誦金剛般若經。初隋義寧中。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懼。而

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脩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還為我語驢。我昔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明日更來。如其許者。明日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耳。

唐豫章有熊慎者。其父江鄉捕魚為業。嘗乘小舟。飄游為樂業。慎父自詠曰。沽酒遠村香更好。就船鬻鯉味偏長。短蓑只恐蕪葭濕。小艇唯愁菡萏傷。遣興任歌無曲調。忘情品笛按宮商。有時只與樵夫話。閒論人間事一場。一日下網得魚甚多。滿載舟中。未及入市。夜宿於舟中。忽聞歌曰。夜靜天寒月正明。倚船高卧聽江聲。未聞山寺鐘聲動。誰向江邊舉佛名。慎父恠之。出船却不聞之。自謂是夢。再欲眠。又有千人念佛經。而細察之。乃是船中諸魚也。熊慎父歎曰。蠢動含靈。皆佛性。我今以此為生計。非善業也。將魚盡放入水中。歸家與子慎改業鬻薪。詠曰。世云樵子與漁公。養濟雖

同道不同。更不傷生離綠水。却携斤斧近高峰。然辛苦無殺生之過。嘗鬻薪於石頭岩。窮苦至甚。一日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焰。高丈餘。遂以斤斧掘之。得黃金數斤。明日詣市貨之。市人曰。此紫磨金也。酬鏹數十萬。蓋緣改業致富也。

宋僧法宗。臨海人。幼好游獵。嘗於剡川射中孕鹿。忽墮胎生子。母猶銜箭。舐子。宗悔曰。貪生愛子。有識皆同。遂摧弓折矢。斷髮為僧。分衛自資。日唯一食。六時禮佛。以懺往愆。常吟咏法華維摩二經。響聞四方。從受歸戒。凡三千餘人。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經為目。曰法華臺。

宋隆陽趙修復。元豐中。因故疾發動。恍惚如醉夢之間。見鬼神擁一綠衣。紫袍乘馬。揮鞭俱來。詣門。喊聲震地。呼修復速出。修復聞之。汗流被體。髮毛如拔。魂飛魄散。莫知所措。連聲逼迫。見鬼官衣綠者在左。衣紫者在右。衣綠者是崔府君。自言管生死事。衣紫者是己之伯父宗丞。自言管生死案。俄而二公語之云。修復在生。狂肆不軌。邪慢無道。縱心所欲。橫殺物命。眾生今來冤訴云。我等積罪。合墮旁生。所受生身。自有年限。儻業滿足。

當得為人。餘業未盡。橫遭傷殺。所報不終。復入惡道。往復既頓。重罹塗炭。痛苦銜冤。不能具陳。異口同聲。銜冤論對。今我大王平生理冤。為此等受。勅追捉汝身。事已彰露。更莫多言。於是修復被諸鬼神。赤繩繫手。白棒鞭身。唯聞喝急。不許辭家。修復自念平生鮮福多罪。心甚悚然。乃有一鬼拽倒而去。遂祈禱曰。某以凡夫處俗。未能崇敬為心。決料前程。向無依怙。甘從萬死。敢忘一生。若非真聖慈悲。眾冤何以面覲。幸伯父之親。加府君之故。惟冀哀恤。終思報德。於是府君謂宗丞云。修復乃公骨肉。又且悔過。深可愍之。既而二公轉惡。以為慈。謂修復云。汝能為所傷冤家。造玉皇大道。君聖像。更朝又能誦玉皇本行集經。念其名號。當獲福無邊。得免斯咎。修復聞之。至誠唯唯。不勝感感。便發誠心。克崇妙典。願諸冤等。早生人天。言訖。即到一城。二公引修復東北而立。見一大殿。中有人云。是聖帝。衣王者衣。據案而坐。又見殿下罪人無數。皆被捶拷。號天哀慟。不可忍聞。修復尤切驚懼。頃間即被引過。聖帝見之。瞋目作色。大聲告勅云。召冤證事。獄卒宣傳。帝命出召諸冤。周迴不見。鬼使愕然。具上事敷於帝前。帝乃召有司

詢問。有司荅曰。頃見天門忽開。有彩雲自天而下。僊童手持黃詔云。盜陽趙修復為殺生彌廣。今已懺謝。發心造玉皇本行集經一部。是諸冤等以此功德。時刻昇仙。並隨勝力。皆生天界。其趙修復即命再生。復歸人道。不得拘留。上帝符命時刻奉行。聖帝歎曰。修復殺生雖廣。而懺罪情切。冥通上界。寫琅函寶籙。太上真詮。令諸冤等。各獲人體。既能如是。善莫大焉。可放令還。修復蒙帝旨放還。頓首再拜而退。修復辭帝已訖。便出城。忽如醉夢之歸。神復其體。家人唯見言詞紛拏。自忻自撲。昏惰不食。如是三日。得生。既而身活。覺身碎痛。如是一月方安。乃發心造像持經。歸誠大道。

昔有一婦人。於三生曾置毒藥。殺害子命。此怨家不曾離於前後。欲求方便。致殺其母。遂託此身。令慈母至生產之時。分解不得。及至生下。不過兩歲。便即身亡。至第三遍。抱此孩兒。直至江邊。不忍拋棄。感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乃謂此婦人曰。此非是汝男女。是弟子三生前中怨家。以神通力一指。遂化野人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緣汝曾殺我來。我今欲來報怨。蓋緣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頂心。陀羅尼經。善神日夜擁護。故殺汝不得。我此

時既蒙觀世音菩薩與我受記了。從今後永不與汝為怨。道了便沉水中。忽然不見。

宋龍泉萬壽宮道士潘夢庚。平生有道行。一日浴罷。倚窓寄傲。恍如醉夢。身到一所。若世之官府。官吏整肅。兵戟森嚴。至門首。見舊識李鑄馮曰。此陰府也。知官安得至此。俄有一卒曰。大王願見道士。掖至庭下。王端冕中坐。面黑多鬚。真凡間所畫閻羅王也。王曰。你平生誦度人經。及九天生神章。祭煉有功。幽沉獲福。壽延一紀。吾所追者。吉州龍泉潘應庚也。於汝無預。追汝之卒。吾已繩之以法。汝自速歸故鄉。出至通衢。見一判官携簿接轡。從者十餘人呵導而至。方側身回避。偷視之。乃鄉人郭浩堂知丞也。因長揖曰。知丞何得至此。荅曰。我在世公平正直。不欺於心。王命擢為掌祿判官。陰陽異路。機不敢泄。知官既得旨。延壽放還故家。宜速回。若便少緩。則身非已有。辭退。忽有青衣推入坑水中。醒來。但見汗雨遍身。其瞋目已兩日矣。嗣是愈謹戒律。誦度人經。卒享高壽。

後周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十六。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祝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永代闇。如此辛勤。至七日。其夜夢一翁。以金篦療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祖目必差。元於夢中喜踊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差。

宋蔡州周二嫂。賣煎魚為業。年五十六。以心痛而死。其子法昌。於寶林寺作童行。紹興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忽夢其母謂之曰。我三年在地獄中受苦。不得功德。為我誦太上救苦經千遍。可免。法昌於太平觀求得其本。誦之數足。越二年。忽過趙九郎門首。趙有女招兒。二歲不能語。因見法昌。遽拽其衣。大慟。父母驚異之。其女忽能言。指法昌曰。此我前生子周法昌也。我賴其救苦經之力。得生于此。法昌驚訝。常往來其家。瞻敬不一衰。

宋達炎間。太平州寇陸德叛。燒劫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竄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德見其頂有毫光。二道出現。乃釋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後盜平。用此策勳。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

誦圓覺經一部觀世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逆。
南齊何點少時嘗病渴疾積歲不止永明十年在吳中石佛寺誦維摩於
講堂晝夢異僧授丸一掬夢中服之即愈時謂經功所感。

宋程紹彭有女慶娘及笄慶元四年初春為瘡疹困重至二月二日氣結
而絕救療無計唯燃火艾炷灸其頂若燒木然冥無所覺夜將半忽呻呼
語人有两使送我回可將紙錢與之父如其言又曰未也須一倍此數別
就一處焚之少焉益蘇父扣所見對曰初被兩使追入大官府立於庭塔
王者著黑衣據按而坐傍吏呈一引王把筆簽押勾倒我悲哭云我家貧
不曾受用過當有何罪而抵此王曰各有定數更貧於汝者也著來我曰
死亦不辭所恨者二親生育之恩未施報答今反為之累王舉一器相示
內有如山藥截成錢子者三片使我喫俄一白髯翁附耳曰此是迷魂藥
服之則生路永斷不可復還切勿直接翁遂升殿懇王曰此女家好燒香
其父母誦北斗經金剛經不可以數計行陰德積善緣他人莫能及望特
赦放其禮甚恭其辭甚切王頷首取前引別判一行差二急足送還。

梁道珍法師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精心淨土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舫
浮海問何往曰適安養國珍曰願得隨往荅曰一日之修功超永劫子未
誦彌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大設沐浴專誦彌陀經後二年有捧
銀臺至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故止此耳珍曰苟見
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後止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則知
珍遷化。

唐崔明達小字漢子清河東武成人也祖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庭
玉金吾將軍冀州刺史明達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師事利涉法師通涅槃
經開元初齋後房中晝寢及寤身在簷外還房又移出如是數四心甚
惡之須臾見二牛頭卒悉持死人於房灸之臭氣衝塞問其所以卒云正
欲相召明達曰第無令臭不憚行卒乃於頭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
所歷相識甚衆明達欲就告訴則不可既出城西路逕狹小俄而又失二
卒有赤索繫片骨引明達行甚親之行數里骨復不見明達惆悵獨進僅
至一城城壁毀壞見數百人鎔鐵補城明達默然而過不敢問更行數里

又至一城。城前見卒吏數十人。修方丈室。有緋衫吏呵問明達。尋令卒吏推明達入室。累塹塞之。明達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試。無苦也。須臾內傳王教召明達師。明達隨入大廳。見白面少年可二十許。階上階下。朱紫羅列。凡數千人。明達行入庭。竊心念王名。我不下階。忽見王在階下。合掌虔敬。謂明達曰。冥中深要陽地功德。聞上人通涅槃經。故使奉迎。開題延壽。明達又念欲令開講。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見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達上座開題。仍於塔下設席。王跪。明達說一行。王云得矣。明達下座。至庭。王令左右送明達法師還。臨別謂明達可為轉一切經。既出。忽於途中見車騎數十人。云是崔尚書。及至。乃是其祖元獎。元獎見明達不悅。明達大言云。己是漢子。阿翁寧不識耶。元獎引至廳。初問藍田莊。次問庭玉。明達具以實對。元獎云。吾自汝後。有職務。未嘗得還家。存亡不之知也。尋有吏持案至。元獎開理。明達竊見籍。至明達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畢。元獎問明達得窺否。明達辭不見。乃令二吏送明達詣判官。令兩人送還家。判官見不甚禮。左右數客云。此是尚書嫡孫。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處分。

二吏送明達曰。此輩送上人者。凡五六輩。可以微貶勞之。出門。吏各求錢五千。吏云。至家宜便如其數焚之。吾等待錢方去。及房見二老婢被髮哭。門徒等並歎息。明達不識其屍。但見大坑。吏推明達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舉手。左右云。要焚紙錢否。明達頷之。及焚錢訖。明達見二人各持錢去。自爾病愈。初明達至王門。見數吏持一老姥至。明達問所居。云是鄆縣靈巖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薩戒。乃爾不潔。令放還。可清潔也。及出。與明達相隨。行可行百餘步。然後各去。明達疾愈。往詣靈巖。果見其姥如舊識也。

後唐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言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得重疾。醫弗效。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同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渡。遲迴歎息良久。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

至頸。及言渡纜至膝。既上岸。囊經已失。甚悲恨。尋至晁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言悲喜取看。浼浼如有濕氣。開囊視之。經無少損。遂為誦經。其疾即愈。吉家西北有山高嶮。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與吉語言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荅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逢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為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為此。願見祐助。鬼荅曰。亦復憑君。不侵剋也。言畢而去。經宿所安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宋台州海壩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為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誤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歸為我言之。可造

楞嚴經救拔。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明年當死。還世可改。求衣食學誦經典。庶可延壽。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遂甦。至次年果如帖下云。漁者乃為行者。日誦不輟。後十年而死。五代馮載。自言常患風氣。一夕門外有人喚馮載者。遽出門。見一紫衫銀帶。類親事官者。云勾追你。馮不覺從而隨之。去轉一街。又逢一人親事官。云急勾。馮曰。我病不能行。二人曰。我扶你行至一大衙門。已有親事官二十人。後有丈夫婦人。小兒。皆露頭散衣。啼哭不止。馮見之。忽驚駭曰。我死矣。奈何。斯須擁過第三重門。有廳事兩廊。每間各有司吏罪人三五人。忽然下簾於簾下。有人問姓名。馮亦記其一二。復見裏軟脚。僕頭二三十人。從廳後而出。各執黑漆棒。立於廳下。悉喚罪人至廳前。小男小女婦人。在前。丈夫在後。從頭驗事。問訖。次到馮。問曰。多少年幾。甚年甚月。甚時生。馮悉對之。東廊下有一吏持公案簿曰。同。又問曰。曾作何功德。曰。從十二上念天童護命經。主判曰。某年某月。收得功德。凡經數處。皆一同。亦對問。

如前。又至一處。馮見寫四五紙文字。一紙曰。都勾院。一紙曰。送地戶院。一紙曰。風門院。一紙曰。送人門院。一紙曰。送鬼門院。又至一處。見主判者。麤眉多鬚。一手按膝而坐。馮熟視之。則宰相王隨。遂告之不聽。勅一吏令將筭子來與筭之。即曰。與你筭子了也。二吏送出。過一陂。逢其亡兄。五木具體。形容憔悴。曰。知汝來。可分與我功德。又聞屋中哭聲。乃先亡妻也。亦乞功德。馮欲與妻語。二吏曰。不可。恐恩愛相戀。遂催行焉。馮曰。送我何往。曰。送往北御園去。既入園。上水閣。倚欄方食。忽欄壞落水。遂蘇矣。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知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冥途。吏謂儉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一生誦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檢勘得實。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登州司倉。即掩却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有勅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後秩滿。轉授登州司倉。又入選。除晉州判司。未至任而卒。

宋張守一者。襄陽人。有妻子。隆興元年。棄之學道。日誦真武經三卷。以貨藥行醫。自給。乾道四年。遊長沙。駐於小湖門道堂。嘗出至瀟湘門外。見舟中一人。招使上與語。曰。家間去此八十里。老母苦脚疾。踰年不能履地。醫藥無瘳。吾昨日因幹入城。夜夢一道人來用藥。隨手見效。適覩先生容貌。蓋夢中所會者。豈非吾母宿生有緣。故得際遇。願邀幢節。迂顧不識可乎。張曰。吾雲水閑人。方欲微積功行。正所欲也。遂還堂內。挈衣笥復來。即解舟。夜半到彼處。迨旦。有十輩男子。喜笑而迎。揖登岸。入舟人之家。延視病媪。張曰。小疾耳。無須慮。治之七日。媪步趨如常時。舉室歡賀。連夕樂飲。告去弗許。留連再旬。乃盛具將謝遣。纔一更後。忽有二十餘人。喧噪自外入。即席擁張出門。穿踐山林。赴繁棘間古廟。解其髻髮。分髻繫于柱。束縛手足。張時被酒方醒。衣袴皆已脫去。但紙錢香灰狼籍滿地。自知必死。泣告眾人曰。守一方外細民。命如草芥。用以祭神。不辭乞為取隨行諸物。一一焚燒。然後就變。則死亦瞑目。其人許之。旋踵而至。凡其所齎。一切赴火。唯真武經存。張即冥心默誦。未數十句。覺廟中昏暗。燈燭盡滅。陰雲四合。聞

甲馬隊仗之聲。群凶奔散。張繫髮自解。索縛亦斷。左右寂無音響。均廬於疾走。若有持炬導之者。天明到小塘市。不知所從來。僅逃性命。生理一空。初舟人用夜回程。正恐識其道徑。蓋素萌殺意。而張不覺。襄漢間傳笑呼為祭張。

昔荊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筭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讎。遂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間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

內齋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乘善力。出離三塗。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為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

宋俞氏二女。東莞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稟性慈善。信向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入定去。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入定。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皆入定。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遙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墜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彩。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齋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輝煌。照映遠近。刺史韋朗夫人。聞其感應顯異。並迎供養。敬禮甚至。二女為之講華嚴音門。諸品妙經。

及止觀與聞者皆得開悟。

晉僧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遂與母弟慧特同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遠神明英越。心與理契。大善講貫。後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大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叩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及諸品經咒。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僧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寢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遠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無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榭栴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剎。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閣梨。有元者。課誦諸品經咒。而於大悲咒尤精。每夜二更。即起持誦。日間多宴。或坐撫琴焚香而已。嘗講止觀于堂上。而簷間鳥雀相喧。因下座與衆行道誦經咒。已而鳥雀皆去。自後佛殿法堂前後無復燕雀聲。又殿柱多為白蟻損蛀。元公乃行道殿中誦經咒。七晝夜。後

柱礎傍蟻皆移去。自此遂絕。

元衡。邑紫蓋鄉一老儒。大德甲辰初夏。出邑中。既而以他幹。亟遣家僮先歸。是夕。繼亦旋返。抵暮。獨趨江岸。喚渡。值操舟渡子俱各酣卧。殊不之顧。是夜空雲變。月色朦朧。止一漁人扁舟往來。獨釣江上。將舫舟假寐。渚間忽彷彿遙見二人。隱隱立于波中。迤邐相近。漁者覆蓬竊視。其人私相謂曰。北岸一人喚渡已久。我候于此。汝往與借來。其一人答云。此人是老儒。念經不絕。未可近之。良久。其人又謂之曰。可矣。汝亟去取之。恐踰此會。又是三年。未可間也。又答云。彼尚念經未止。空中肅衛轉嚴。不可嚮邇。如是數次。老儒呼渡未已。迨夜分後。水中之人寂然不見。漁者知為鬼矣。遂偃卧舟中。時聽傳更已至四鼓。俟達旦。微明。漁人移舟次于邑岸。邀之待涉者。獨坐水濱。漁人遽載以渡。至中流。語之曰。嚮者秀才呼渡之時。不知所念何經。二鬼俟間欲取秀才。終夕立于波間。不敢親近。何也。老儒曰。持誦玉皇寶誥。雖暮夜獨行山林間。寂無恐懼。自是持誦益虔。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以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未忍

殞歟。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司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衆囚。皆已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窓。或大如小盆。或如盂椀。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窓中。即不復出。山龍恠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隲。罪業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

罪人入湯。受苦楚。聞山龍念佛號。一時並得息。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聽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吏送歸家。見親眷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屍傍。即蘇。

晉李清者。兵興於潛人也。仕為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名。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故人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來矣。知我家何如。清具以敬之家事告之。敬又言僧達道人。是汝師也。當以苦告之。可得免難。遂令一卒引清至一大寺。見一沙門。在像前禮拜。卒謂清曰。此即僧達也。清求哀救度。僧達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不免當報。今若能改悔。我當明日指汝歸路。今夜且於門外。

俟我清遂於門外俟之。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楮賴僧達云。汝當
革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
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
東南日光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歷朱門。阮敬復來相迎。
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枝。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
入至尸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冥無可依。死者
清乃調卹其子孫。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昕夕不輟。
周阮基者。河內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
坐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
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琉璃。
行樹端列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再
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夫肉身。下識大道。忽於今
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
先身微緣。今得遇我。汝命將盡。其柰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道。師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及諸品經典。令
基誦之。無為設蔬食。食訖。令去。基再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
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一日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
之。三日而活。乃能言。云。初見皂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
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
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倉
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
諭。必來見度。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
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
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再拜跪受。顯云。
太上救苦真經。令基讀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
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氤氳。久之。乃見一
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號哭之聲。基乃還活。疑坐良久。追憶夢中
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復辭親。

昔薛巖為忠州司馬。長齋日念金剛經二十遍。終年七十二。臨時見有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來儼之姪也。屬纊次見巖隨幢蓋冉冉而去。一家皆有異香。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